

<<大家散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家散文>>

13位ISBN编号：9787205061319

10位ISBN编号：7205061318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时间：辽宁人民出版社

作者：宗璞

页数：2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大家散文>>

内容概要

《大家散文：那青草覆盖的地方》精选了宗璞先生1951年创作至今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

《大家散文：那青草覆盖的地方》精选了宗璞先生1951年创作至今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2001年以来未收录的作品十多篇。

该选本展示了作家丰富真挚的情感世界与精神轨迹，体现了作家散文创作的独特风貌，是了解与欣赏宗璞散文的得力选本。

<<大家散文>>

作者简介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出生于北平，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

曾任《文艺报》、《世界文学》编辑。

后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

1988年退休，长期从事业余创作。

著有：短篇小说《红豆》、《鲁鲁》、《我是谁》等；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野葫芦引》第一、二卷）；散文集《丁香结》、《宗璞散文选集》、《铁箫人语》、《中华散文珍藏本·宗璞卷》、《野葫芦须——宗璞散文全编（1951-2001）》。

<<大家散文>>

书籍目录

序柳信哭小弟九十华诞会心的嘱托三松堂断忆三松堂岁暮二三事花朝节的纪念梦回蒙自三松堂依旧蜡炬成灰泪始干人老燕园霞落燕园久病延年悼念陈岱孙先生烟斗上小人儿的话仙踪何处曹禹墓前向前行走酒和方便面风庐茶事从“粥疗”说起星期三的晚餐猫冢京西小巷槐树街偶感风庐乐忆客有可人药杯里的莫扎特祈祷和平下放追记那青草覆盖的地方从近视眼到远视眼告别阅读扔掉名字西湖漫笔墨城红月鸣沙山记紫藤萝瀑布奔落的雪原——北美观瀑记三峡散记我爱燕园燕园石寻好一朵木槿花燕园碑寻“热海”游记孟庄小记松侣三千里地九霄云二十四番花信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潘彼得的启示他的心在荒原——关于托马斯·哈代看不见的光——弥尔顿故居及其他《幽梦影》情结拾沙花朝小辑耳读偶记——读《朱自清日记》《晚年随笔》序耳读《苏东坡传》他的“迹”和“所以迹”——为冯友兰先生一百一十年冥寿作在冯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大家散文>>

章节摘录

三松堂断忆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阴中得一小片阳光。
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
九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
一次是十一月十一日午夜，父亲突然发作心绞痛，外子蔡仲德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好不容易将他抬上救护车。
他躺在担架上，我坐在旁边，数着脉搏。
夜很静，车子一路尖叫着驶向医院。
好在他的医疗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顺利。
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我俯身为他掖好被角，正要离开时，他疲倦地用力说：“小女，你太累了！”
“小女”这乳名几十年不曾有人叫了。
“我不累，”我说，勉强忍住了眼泪。
说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担心和不安，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
过了几天，父亲又一次不负我们的劳累和担心，平安回家了。
我们笑说：“又是一次惊险镜头。”
十二月初，他在家中度过九十四寿辰。
也是他最后的寿辰。
这一天，民盟中央的几位负责人丁石孙等先生前来看望，老人很高兴，谈起一些文艺杂感，还说，若能汇集成书，可题名为《余生札记》。
这余生太短促了。
中国文化书院为他筹办了庆祝九五寿辰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他没有来得及参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关心。
一九九〇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医院。
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
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
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痂。
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
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
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
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
父亲微笑不语。

<<大家散文>>

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
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
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
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
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
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
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
只是来不及了。
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
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惟一的孙儿冯岱。
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
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
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然后，终于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

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
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
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
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
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
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門了。”
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
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
他那时正是因为是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他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
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
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
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
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了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炼狱的历程。
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
第三，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
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亏有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
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态度。
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相对。
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哀。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

<<大家散文>>

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

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

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

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

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

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

近几年，每逢我的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写寿联。

一九九。

年夏，他写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

”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

“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曾拟名《双城鸿雪记》，后定名为《野葫芦引》。

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

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饭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

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韵味无穷。

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难，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P19-22

<<大家散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